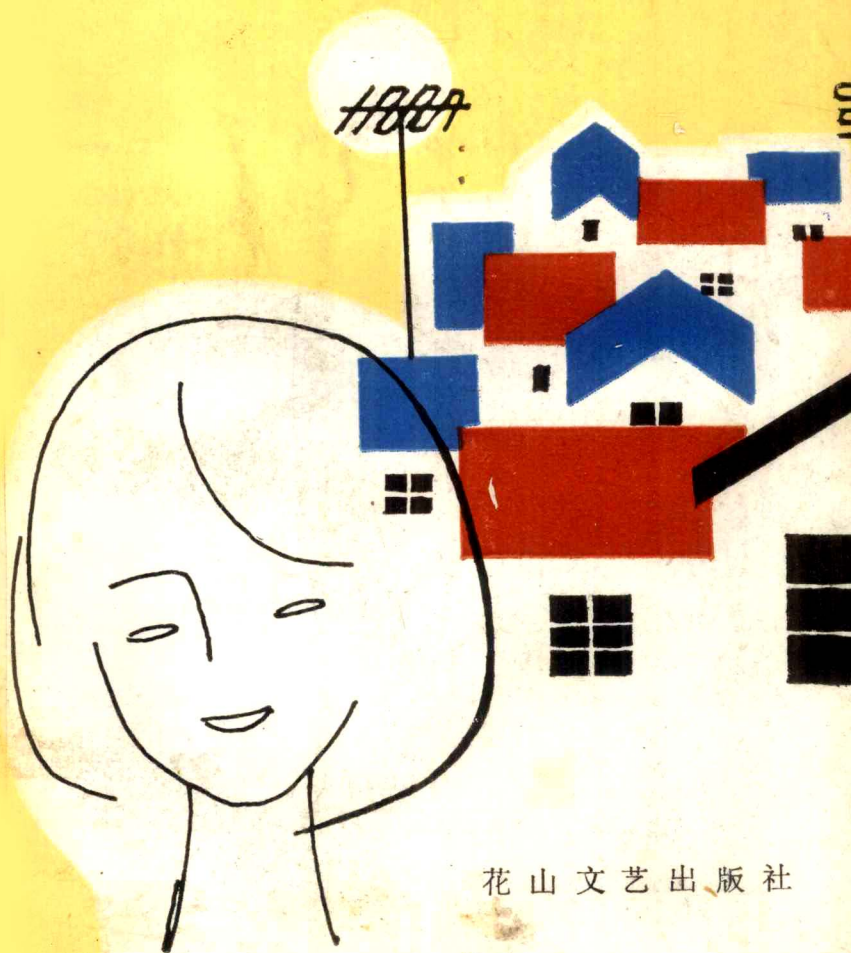


城里来的俊媳妇

王景林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城里来的俊媳妇

王景林 著

城里的俊媳妇

王 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广播中篇小说45回
唐山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10.375印张 211,000字 印数：1,10,200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86·266 定价：1.45元

为故事文学说几句话

——不算序言的序言

刘 哲

中国书籍之有序言，不知从哪个朝代开始，但总是很久很久了吧。序有自序（如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也有他序（如杜预为吕不韦的《春秋》所作的《春秋序》）。但凡为人作序，写序的人不是名流、贤士，至少也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学者。按这个标准来衡量，我是没有资格为人作序的。因为，我一无名，二无识，只是文学战线一个“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普通一兵，说不出什么有分量的话来。可是王景林同志偏要我为他的故事作品集写序，怎能不使我始而吃惊，继而为难呢。

不过，稍一想，也许景林同志自有他的道理在。现在是改革的年代，大概他要打破的正是这个古今不变的“常规”，来一点小小的“改革”吧，让我这个“无名评论”为他的“无名文学”说几句话，岂不“门当户对”，相映成趣吗？我和景林同志虽然没有个人交往，但他的故事作品我是拜读过一些的，甚至有些作品还是经我的手发表在我主持过的文学期刊上。因此，我似乎也有义务为他说几句话。

景林同志在故事文学的创作上，是辛勤努力的，成绩也是显著的，这个集子就是一个证明。秦皇岛是河北省故事创作发展较早、较活跃的一个地方，景林同志就是在秦皇岛的故

事创作活动中成长起来并崭露头角的。当然，他初期的作品免不了受一些“文化大革命”的不利影响。但是他并没有停滞，而是不断前进，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写了大量反映新时期、新生活的故事作品，歌颂新人新事、好人好事，鞭挞旧人旧事、坏人坏事，为广大群众特别是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了一些健康有益、喜见乐闻的精神食粮。这个集子里的大部分作品都是这个时期的产品。

人们过去对故事创作是不甚看重的，甚至是不把它当作文学作品对待的，不仅文学概论、文学史之类的大部头学术著作没有它的地位，就是一些较普及的论述写作基础知识的书籍，也很少提及故事文学的创作问题。但是，故事这种文学样式，现在愈来愈发展，愈来愈丰富多彩，愈来愈赢得更多读者的喜爱，所以，它也就愈来愈被人们所重视。无视故事文学的存在，不承认故事文学的价值，是愈来愈行不通了。

故事也是一种文学，所以我称它为“故事文学”也不算框外吧？故事创作同其他文学创作一样，也是一种艰苦的文学创作劳动，它们之间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故事创作也不见得更容易一些，至于胡编乱造，那更是一个严肃的故事文学作家的大忌。人们一提到故事，就会想起民间故事，但我们现在所说的故事和民间故事是有很大区别的。民间故事主要指的是群众集体口头创作、口头流传，并经群众不断集体加工、修改而流传的故事；有些故事经过文人整理、修改、加工、提高，便成了有文字记录的民间故事。我们这里所说的故事，已成了一种新的、单独存在的文学体裁了。它不是群众的集体创作，而是文人的个人创作。它可以写历史题材，但更多的是反映现实生活内容。故事作品比一般民间故

寧更着力于描写故事情节的生动性和联贯性，更注意人物性格的刻画。从这一点上说，它更接近于小说。所不同的是，它不仅可供读者阅读，还可供人口头讲述。故事文学已成为通俗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小说之有长、中、短之分，通俗文学也有长、中、短之分，故事实际也是短篇（也开始有中篇故事出现）的通俗文学。这样，通俗文学同小说一样，从体式上也就成龙配套了，它们二者可以保持各自的特色，发挥各自的优势，同步发展，互相学习，互相补充，互相渗透，共同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做出各自的贡献。

景林同志在故事文学的创作上，已积累了一些经验，祝愿他在这条道路上，继续探索，为发展我们社会主义的故事文学创作做出新的成绩来。

1985年2月3日

序 言.....刘哲

目 录

城里来的俊媳妇	(1)
“喇叭花”和“灵芝草”	(11)
后母新娘	(16)
上门的女婿“二武松”	(23)
山美花香	(36)
气不公告状	(47)
正风歌	(59)
杨柳风波	(70)
比猪赛菜	(81)
比猪赛菜新传	(89)
不愿生儿子的故事	(99)
两登门	(107)
马寡妇还帐	(111)
五将捉六虎	(116)
大肚汉相亲	(122)
小铁锚巧捉“花八袋”	(128)
嫂嫂慈母心	(135)
陌生人和好朋友	(144)
首场演出	(153)
尼龙绳的故事	(162)

三藏珍珠	(172)
大小刘铁柱	(183)
山情海意	(193)
三遇姚大橹	(204)
驯马记	(215)
张冠李戴	(226)
两对夫妻	(238)
三盖新房	(251)
离婚记	(264)
“大倔骡”变成“千里马”	(277)
水涨船高	(291)
拔瓜奇案	(308)

城里来的俊媳妇

田家沟在部队上当连长的田大虎，春节回家探亲，和恋爱了多年的对象、城关中学教师孙玉兰结了婚。大虎娘眼瞅着这个从城里来的儿媳妇，乐得连嘴都合不上了。可大虎爹却一个劲儿地摇头打嗨声。

结婚那天晚上，西屋的小两口亲亲热热地唠起悄悄话，东屋的老两口却叽叽咕咕地犯了口舌：“我说老头子，咱们这个儿媳妇长得多俊哪，粉嘟嘟的圆脸蛋儿，梳着两条大辫儿，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窝儿，可真是长得象凤凰，说话象喜鹊，笑声象铃当。”“哼！”大虎爹一翻身没言语，只是用鼻子哼了一声。“你哼哼啥？人家是城里的，还是挣钱的，象这样的儿媳妇啊，你打着灯笼也找不着啊！”“你呀，可真是老娘们，头发长，见识短，我问问你，这样的人为啥偏往咱们家里来？她是图你会在炕头抱着枕头喘哪，还是图我会在炕头拍着老寒腿喊哪？人家不就是图咱们大虎是个连长吗！你现在不用跟着瞎欢喜，哭的时候还在后头呢。”“哟！娶这么好媳妇我哭的是那家子？”“你等着吧，俩人一结婚，准是城里找个小楼房，分家另过。到那时候不用说儿媳妇不得济，连儿子都白搭啦！”“人家是模范教师，还能干那种事儿？”“哼哼，模范，我看要成麻烦！”

.....

老两口唠了多半夜，话题都没离开这个新儿媳。忽听西屋有个响动，大虎娘插插老头子说：“嘿？你小声点嘛，别叫人家听见。”只听大虎的声音说：“哎？起这么早干嘛？”“哟，瞧你说的，这回我是做媳妇的人啦，还不得做饭去呀。你也别躺着了，起来挑担水吧！”接着堂屋里响起了舀水和抱柴禾的声音，院子里也有水桶响。

大虎爹一翻身坐起来，冲着炕梢说：“二牛，你还装什么傻，没听见人家那屋都起来了么？”二牛一边穿衣裳一边闷声闷气地说：“吵吵啥呀！我这不是赶紧起了么！”说着顺手拉开电灯，下地赶忙穿鞋。灯光一亮，新媳妇玉兰就推门进了屋，一猫腰，左手端起了婆婆头前的小痰盂儿，右手端起了公公头前的小尿盆儿，这下可急坏了刚穿好衣裳的小姑子田三巧，她光着袜底儿就下了地，忙拉住嫂子的胳膊：

“嫂子，这哪是你干的活儿！”可玉兰呢，格格格地一笑，一甩大辫儿出了屋门儿。

这回大虎娘可捞着话把儿了，她小声叨咕着老头子：“你呀，瞪着眼睛硬说儿媳妇不得济，这回你亲眼瞧着了吧？”“哼哼，谁还没有两天半的新鲜劲儿，最起码也得给咱们那个大连长做个样子看看哪！”“你呀！”“我呀，啥馍馍啥馅我一看就猜个八、九不离十。”

自从结婚那天起，玉兰每天总是起早睡晚，屋里屋外的活计她都抢着干。可是不管怎么忙，她总是喜眉笑眼地，张口爹闭口妈，叫得又甜又脆。大虎娘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不由得夸在嘴里：“我说老头子，你睁开眼睛看看，咱们这个儿媳妇到底咋样？”“哼哼，不用你现在笑，等咱们那个大

连长一走，你就该傻眼啦！”“你这个老东西，真跟别人两经，有这么个好媳妇还不知足！”“不是我不知足啊，我怕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啊！”

事情果然不出大虎爹所料，大虎假满归队，玉兰到城里车站去送行。太阳一露嘴儿就出了庄，直到太阳落了山还不见回来。一家四口吃罢晚饭，左等右盼，直到天黑不见人影。这回大虎爹可有话说了：“怎么样？我的眼睛不掺沙子吧！当初我没说，咱们的大连长一走，人家那位女教员准不着家。你还说我不知足啊，跟别人两经啊，这回人家不回来了，看你还有啥说的。”“人家还许办别的事儿去了呢。”

“办啥事啊？还不就是找个小楼房，准备安个小家呗！”闺女三巧搭茬儿了：“我看我嫂子不是那样人。”“去去去，我白活六十多岁了，还不如你小孩子！”

正说得起劲儿，忽听院里自行车响，接着门吱呀一声开了，走进一个扛着大提兜的人。仔细一看，是位留着短发的女同志。三巧站起来问：“同志，您找谁？”来人格格格地笑了起来：“我找傻妹子，怎么连一家人都不认识啦？”

“哟！嫂子是你呀，怎么一天不见把辫都逛丢啦？”“烧火做饭，它跟着捣乱，我把它给处理了。”说着话，三巧接过嫂子的大提兜子，顺手放到炕沿上。

儿媳妇回来了，大虎娘乐得不知说啥好了：“坐，快坐妈跟前歇歇，刚才呀，还有人说你不回来了呢。”“妈，谁说我不回来呀？”二牛和三巧蔫不叽地笑了，眼光不约而同地向爹爹瞅去，老头子的老脸也有些不自然起来，不由暗暗地瞪了老伴两眼。老太太知道自己刚才说走了嘴，忙改口说：“没，没谁说你不回来，只是怕你回来晚了，大伙都惦

记你呀。”“妈，我本打算早点回来，可我父亲听说我爹是个老寒腿，天一冷就下不了炕，很着急。四处去买治老寒腿的虎骨酒，所以回来晚了。”说着拉开大提兜，拿出四瓶虎骨酒摆在公公跟前，又顺手拿出一条又肥又大的裤子，放到公公的大腿上：“爹，您别嫌旧，这是我爸爸上班打更时穿的狗皮裤子，如今退休用不着了。您穿上暖和暖和腿吧。”老公公看看眼前的皮裤和药酒，想想自己刚才说的话，心里头很不是滋味儿：“嘿嘿，这个……”“爹，您就别这个那个的啦，这是您老亲家的一点心意。我爸爸说啦：叫您穿上皮裤喝药酒，寒腿不好也会走。”“啊哈哈，好好好！”玉兰也没细看公公的表情，又从大提兜里拿出一件新绒袄塞到婆婆的怀里：“妈，这是我新得的奖品，我这儿有毛衣，您就穿上吧！”老太太没穿绒袄浑身都热乎了：“哎呀，我的闺女，你还是穿上光荣光荣吧。”“妈，瞧您，一家人还客气起来了，叫您穿您就快穿得了。”说着就伸手解开了婆婆的棉袄扣。老太太乐得不知说啥好，只好穿上新绒袄。嘿！不肥不瘦，不大不小。胸前还有四个大字：“模范教师”。玉兰一边笑一边说：“我母亲说，山西有种专治气管炎的特效药，她已经托人买去了，等把药邮来我就天天给您打针。”

“那我可得好好谢谢你妈我的亲家母啦！”“哟，亲家母还用谢，我妈说啦，经常打针身子加暖，气管炎不好也得少喘哪。”“还是亲家母会说话。”玉兰格格地一笑，又从提兜里摸出一副大手套，扔给了光坐那龇牙乐的二牛，“二兄弟，这是给你的，往后啊，可别再一出大门口就抄着两只手，象个蔫巴老头似的，人家对门的小花姑娘看了也不提气呀。你听嫂子的话没错，这回戴上大手套，一出大门就甩起胳膊

来，精精神神的，叫小花好好看看……”话还没说完，她先乐弯了腰，逗得全家来了个哄堂大笑。最后，玉兰又从提兜里拿出一个黄帆布书包，塞到三巧的怀里：“三妹子，别乐啦，这是我送你的好东西。”三巧接过书包，打开一看，嗨！有几何、代数、练习本，还有一个文具盒，里边有钢笔、铅笔、圆珠笔。一看到这些东西，三巧笑模样立刻不见了：“嫂子，你还不知道，咱家没人做饭，我早就退学了。”玉兰看了看公公，又看了看婆婆：“爹，妈，这回咱们家有我了，三妹可以上学了。”“那咱家谁做饭哪？”“我和三妹每天早点起来，把早上饭做好，把晌午饭放在大锅里，我用自行车带她上学，晚上饭我们回来再做还不行？”“那，你可多受累啦。”“年轻轻的，累点怕啥！”“嫂子，我的功课都忘了。”“哎呀呀，我的傻妹子，有个教书的嫂子在身边，还愁你功课学不会。走，你跟我到西屋睡去，今晚上就开始教！”

玉兰和三巧上西屋睡觉去了，东屋里可就开始向老头进攻喽：“你不是一看就知道啥馍馍啥馅吗，这回是什么馅儿你看清楚了吧？当初我就说，咱们娶了个好媳妇，你总是哼啊嗨呀的不顺心，什么不得济呀，什么成麻烦哪，我看这回你还有啥脸穿人家的皮裤喝人家的酒？……”往日老太太一叨咕，老头子就瞪眼，今天却不哼不嗨地不吱声了。

自从开学后，玉兰和三巧天天起大早，吃了早饭，又把午饭准备好。姑嫂同骑一辆车，说说笑笑去学校。放学以后，不论刮风下雪，玉兰也不回城里的娘家，总是推着车子往回赶。一进家门，妹妹忙烧火，嫂子忙做饭，想方设法给老人弄些可口的饭菜。每月领了工资，总是给老人改善改善生

活。晚饭后，妹妹给爸爸烫酒，嫂子给妈妈注射治气管炎的药。等老人睡下了，姑嫂俩又同在灯下，备课学习，可真是一天到晚忙不闲啊。

大虎爹由于内有药酒发热，外有皮裤防寒，老寒腿日渐好转，不到一个月的工夫，就能拄着棍子到墙根下晒太阳了。大伙见了都问：“田大爷，你这老寒腿还能活动活动啦！”一听这话，老头总是用手拍拍大腿：“你们好好瞅瞅，我穿的是啥？”“哟！好厚实的狗皮裤子啊！”“这是儿媳妇她爹老亲家给我的！”“你可真遇见个好儿媳妇啊。”“这还不算哪，人家还给我拿来虎骨酒哪。”时间一长，他养成了一个习惯，别人一夸他能走了，他就拍皮裤子，一天到底拍多少回，恐怕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

大虎妈更是身穿绒衣心中高兴，再加上天天打针，喘病也越来越轻了。来串门的人一见面都夸她的气色好，精神多了。每当人们夸她的时候，她总是撩起棉袄襟儿，叫人家好好看看：“你们看，我穿的是啥。”“嗨，还是模范教师啊！”“这个呀，是我儿媳妇得的奖！”“你可遇见个好儿媳妇。”“这还不算哪，我儿媳妇还天天给我打针哪！”时间一长，她也养成个习惯，每当别人一夸她，她总是撩起衣襟儿给人家看绒衣。三巧打趣地说：“妈呀，我看您这个袄襟穿不坏，也叫您给撩坏了。”“死丫头，你知道个啥，我叫人家看看，我的心里就舒坦！”

那位二牛呢，自从戴上嫂子的大手套，耳边总响着嫂子的话，一出大门口，就甩起胳膊挺着胸脯走。连小花都悄悄地夸开他了：“二牛哥呀，这回你咋越来越精神啦！”

三巧就更不用说了，来了个好嫂嫂，又能重新上学了。

在嫂嫂的帮助下，她发奋读书，刻苦学习，功课门门呱呱叫。

可真是：家中飞来金凤凰，人人精神大变样，无人不夸玉兰好，勤劳和睦度时光。

时光似箭，转眼一年，新春佳节，又到眼前。单说这天吃罢晚饭，二牛双手抱着脑袋往被垛上一靠，“嗨——！”不由长长地打个嗨声。玉兰一看他的这副表情，心里立刻明白了几分。“我说二兄弟，你喜事临门，为啥长吁短叹哪？”

“嗨！啥喜事儿，难事儿！”“你还想瞒我呀，实话告诉你吧，我已经得到可靠的消息，你和小花打算在春节结婚。要是有啥难处。你可只管说。”“没，没难处。”“嗨，还把嫂子当外人啦，有话也不愿跟我说呀！”嫂子这么一说，二牛只好实说了：“我们是准备春节结婚，可她妈说了：‘你们啥时候结婚我不管，不过怎么也得有个住处，准备些铺盖呀！’”玉兰听了先格格格地笑起来：“哎呀，我的傻兄弟，有话不早说，不就是这么点困难吗，全包在我身上啦！”“嫂子，这可不是说着玩的，被褥可以现做，可房子呢，有钱现盖都不赶趟啊。”“咱家不是还有一间锅台连着炕的小东厢房吗？”“那房？”“那房收拾收拾挺好，明天正好是星期天，我和三妹休息。你也请一天假，咱们一块收拾收拾。”说完就笑眯眯地拉着三巧到西屋去了。

玉兰这些话，可叫东屋这三口人犯了猜疑。二牛有些不乐意：“那间破厢房，还能做新房？”老太太是了解媳妇的为人的，她说：“依我看哪，也许是她要去住小厢房。”老头子光抽烟不发表意见，他估摸不透儿媳妇打的什么主意。最后还是大虎娘说：“把东厢房收拾出来也好，你们年轻人

不能住，我们老两口子还不能住吗。”

第二天，吃罢了早饭，全家动手收拾小厢房，搬出了锄头镐杖挑土的筐，新垒起了锅台重修了炕，扫净了屋顶又铺好了地，糊上了窗户又刷白了墙，灶膛里架上了干劈柴，小屋里顿时暖洋洋。这件事可惊动了对门的小花娘，立刻打发小花的妹妹来找二牛。说有事到她家去商量。工夫不大，二牛就回来了，丈母娘找他没别的事儿，只是向他提出了一项声明：

“结婚可以，可是住小厢房不行。”二牛说，是正房是厢房还得回家商量。可他刚一进大门儿就愣住了，只见嫂子正扛着行李往小厢房里搬哪，他一着急，飞快的拦住了嫂嫂的去路：“嫂子，你这是干啥？”“搬家呀，你们好结婚呐。”“不行，叫人家知道了，该说我为娶媳妇撵走嫂子啦！”

“我这是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呀！”“嗨嗨！早知道你住，我都不帮你收拾。”“我就怕你不帮我收拾，我才没敢先给你说。”“说啥也不能叫你住！”“我住定了。”两个人正争得不可开交，大虎爹和大虎娘一前一后出了屋门，大虎娘说：“你俩呀，谁也不用争，谁也不用讲，我们老两口子住厢房。”玉兰格地又笑了：“爹、妈，您都是懂情懂理的明白人儿，听我好好摆摆理儿听。大虎他呀，常年不着家，就我一个人，白天还总在学校，只是晚上住个宿，您说光睡觉啥地方还不中啊，我住厢房啊是按需分配。二兄弟呢，是新结婚，新婚新人住新房，这叫合情合理。您二位老人呢总在家，来人来戚都到您住的屋里去，您住小厢房倒没啥，可总不能叫客人也都往小厢房里钻哪，所以呀，您住正房是理所当然的。”这有条有理一席话，说得公公婆婆直点头，说得二牛张口结舌不知说啥好了。玉兰乘机夹着被褥飞快地跑进了小厢房，把被褥

往炕上一扔，转过身把门一堵笑着说：“这叫先来后到，谁占谁要！”老两口一看这个情景，知道说啥也不中用了，只好对二牛说：“你嫂子住就住吧，你帮她把东西都搬过来！”二牛无奈，只好来到正房西屋，两只大胳膊一搂，就把炕梢垛得整整齐齐的四床被褥全抱起来了，转身刚要走，却被嫂子堵了屋门口：“二兄弟，慢走！”“嫂子你？”

“我有言在先，小花娘提出要白天有住处，晚上有铺盖的两个要求，我都大包大揽地包在我身上了，这回房子有了，铺盖也得留下！”“这——”“这全是里面三新，从没挨身的新被褥。”“我——”“如果你不嫌弃，就得留下！”“她——”“小花的工作由我做！”“你——”“我有言在先，说话得算数。”“不行！”“被褥是我的，由我说了算！”玉兰不容二牛多说，抢过被褥，重新垛在炕梢上。

玉兰这么办事，不光叫二牛感动得不知说啥好，公公婆婆心窝里也直翻热浪头，连对门的小花娘也被触动了，她一个劲儿地嘱咐闺女说：“小花呀，你看你嫂子，腾住的，留盖的，咱们还有啥说的。往后啊，你可得学着点啊！”

就在玉兰结婚一周年的时候，二牛和小花也欢天喜地地举行了婚礼。可巧就在晚上入洞房的时候，田大虎探亲赶回家来。全家人真是喜出望外，不约而同地齐夸孙玉兰。爹爹拍着皮裤子夸玉兰是个好媳妇；妈妈撩起袄襟儿又夸玉兰是个好闺女；妹妹也打开书包夸玉兰是个好老师；连平时不爱吱声的二牛也打开了话匣子，连连夸玉兰可真是个好嫂子。

刚刚回到家，媳妇人人夸，大虎的脸简直乐成了一朵花。等一家人都夸够了，这才到小厢房来见媳妇。他一推门儿，只见玉兰正坐在桌前批改作业。在明亮的灯光下，只见她长长的